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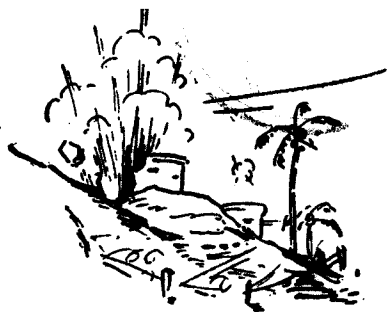
# 紅河

朱拉夫斯基著



# 紅河

朱拉夫斯基著      二 秋 何宁譯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7年·北京

# 紅 河

〔波〕朱拉夫斯基著

二秋 何宁譯

\*

中 国 青 年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36号

公私合營慈成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总經售

\*

787×1092 1/32 7 1/2 印張 145,000 字

1957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1957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

印數 1—16,000 定價(6) 0.60 元

統一書號：10009•267

定 价 六 角

## 內 容 提 要

波蘭作家朱拉夫斯基根据1950年越南人民軍解放高平要塞的真实材料写成了一部有名的小說“紅河”。

这部小說有力地揭露了法国侵略者在印度支那所进行的“肮脏战争”的本質和内幕，描写了为反对这个战争而斗争的法国进步力量。

这部小說有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它曾获得 1953 年的波蘭国家獎金。

現在的譯本是从苏联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俄譯本轉譯出来的。

МИРОСЛАВ ЖУЛАВСКИЙ  
КРАСНАЯ РЕКА  
ПЕРЕВОД С ПОЛЬСКОЙ  
В. АРЦИМОВИЧА И М. ИГНАТО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4

## 主要人物表

穆罕默德·阿拉波·阿列茲基——摩洛哥失业工人，后来被迫参加了印度支那战争。

希尔沙——德国人，前希特勒分子，后来参加了印度支那战争。

威茨基(維斯基)——波兰人，外籍兵团士兵。

依夫·列梅——法国外交部部长。

特拉偉——法国前总理和部长。

列納·李費福——人类学教授，和平战士，社会党議員。

香玳——李費福的女儿。

焦里尔·馬丁——香玳的未婚夫，少尉。

福尔士——外籍兵团少校。

馬魯夫——外籍兵团士兵，后来向越南人民军投诚。

凱洛尔——外籍兵团军官。

## 序

米洛斯拉夫·朱拉夫斯基在他所作的長篇小說“紅河”里，反映了1950年年底越南人民軍在高平要塞一帶（越南北部，与中国交界处）把法国軍隊打得大敗的事件。法軍的这次失敗被法国資產階級报刊評为法国整个殖民史中最慘的軍事崩潰。

八年来，英雄的越南人民手持武器，保卫了祖国的民族独立、民主自由与和平生活的权利。無論是远征軍的瘋狂进攻，無論是他們用来武裝的最新式的美国武器，都沒有挫折为自己的权利而战斗的越南人民的反抗。法国資產階級喉舌“战斗报”也不得不承認，越南人民也是“为了一再喚起法国人民拿起武器的那些口号和理想”而战的<sup>①</sup>。人民終於胜利了。

要求停止印度支那战争的呼声响彻了全世界。

根据苏联的提議，在1954年4月26日召开了日內瓦會議，会上簽訂了越南、老撾和柬埔寨三国交战双方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和平的力量終於战胜了战争的力量。

战争一开始，印度支那人民要求独立与和平的愿望就得到了世界各国——首先是法国——进步力量的一致支持。法

---

<sup>①</sup> 見1954年5月9日的“真理报”。——原注

国广大人民阶层坚决反对印度支那战争，他们把它叫做“骯髒战争”。

在日内瓦会议期间，法国各地掀起了争取实现印度支那和平的广泛的运动。

法国人民热烈地响应了法国和平理事会的号召。要求结束“骯髒战争”的信件，从法国各个角落寄到国会议员们的手里。法国劳动人民的许多代表团到了日内瓦，他们表达了大多数法国人的意志，坚决要求停止在印度支那的军事行动。

各国的进步政论家和作家，曾不断揭露“骯髒战争”，并报道了越南人民在前线和后方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法国作家在这个队伍里占有光荣的地位。法国的进步文艺工作者大声疾呼地抗议法国帝国主义者所散布的谎言和诽谤，戳穿“骯髒战争”的起因，向自己的读者报道了人民越南的真相。美国和平战士的声音，也和他们的声音起了共鸣。

苏联读者对许多这类进步文学都很熟悉。

法国作家保尔·泰耶尔在他的长篇小说“保尔先生的秘密”（1950年）里，揭破了“骯髒战争”的内幕。著名的法国记者、社会活动家辽·非格尔在民主越南住了一个时期以后，写了一本“在自由的越南”（1954年）的书。美国的进步记者约瑟夫·斯塔罗滨，在他的随笔集“越南在为自由而战”里（1953年）描述了越南人民的英勇斗争和他们在自由土地上的生活。

我们看到，在为印度支那和平而斗争的文艺工作者和社会活动家中间，也有波兰作家。

波兰的文学有权为自己的国际主义和爱好自由的传统而

自豪。人民波蘭的作家們深深同情外國勞動人民的鬥爭，用藝術的武器來爭取和平和反對戰爭。

波蘭作家為各國人民保衛和平的鬥爭而寫的作品，受到了蘇聯人民的贊賞。其中如“加強國際和平”斯大林國際獎金獲得者列昂·克魯奇科夫斯基的悲劇“德國鬼子”，尤利安·斯脫里哥夫斯基的長篇小說“回到弗拉加爾流域”，馬利安·伯朗德斯的隨筆集“意大利的會見”，都是優秀的作品。

現在向讀者推薦的米洛斯拉夫·朱拉夫斯基的這部長篇小說“紅河”，就是波蘭作家積極參加保衛和平運動的又一個範例。

朱拉夫斯基的小說“紅河”獲得了1953年國家獎金，它揭露了“骯髒戰爭”，並描寫了為反對這個戰爭而奮鬥的法國進步力量。

朱拉夫斯基曾在巴黎住過四年。這使他能深入了解戰後法國的生活，了解法國人民為和平所作的鬥爭；也使他看清楚誰在進行“骯髒戰爭”，戰爭是為了誰的利益。

“紅河”這部小說是根據真實的材料寫成的，它用深刻感人的藝術手法指出這場戰爭的可耻下場。

小說反映出法國和平保衛者的英勇活動。他們的活動，對於結束這場可耻的戰爭是起了作用的，儘管有美國在那里干涉法國的內政。

朱拉夫斯基取材於1950年年底的事件並不是偶然的。1950年秋天是印度支那戰爭的轉折點。越南人民軍在北部轉入大規模進攻，解放了廣大山區和高平、東溪、七溪等據點。

人民軍的胜利，使法国殖民者失去了掩护通往紅河三角洲的重要战略地区，即首都河内所在的越南中部地带。美帝国主义者趁机利用了法国远征军的这种困难处境，在1950年更进一步干涉印度支那战争。

小说“紅河”在不同的程度上反映了所有这些事件；小说里的情节有时发生在越南，有时发生在法国。

在小说“紅河”里，朱拉夫斯基描绘了法国坚强据点高平最后时日的情景，叙述了高平卫戍部队以远征军的失败而告终的撤退的情形。被人民军团团包围的法军要塞高平，象在人民愤恨的怒海里眼看就要下沉的一只輪船。连卫戍部队的官兵们也早就明白，现在只求设法苟全自己性命，再谈不到什么保护殖民道路，更不必说向外扩张了。

作者利用战争中的一段故事，进行了尖锐的艺术概括，刻划出当时军政局势的特点。

法国军队在高平的失败并不是偶然的，它是局势发展的必然现象，是殖民侵略政策破产的结果。

甚至法国外交部的那些唯美国命令是听的官员，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作者通过依夫·列梅的形象体现了这样一个出卖民族荣誉的官员。

这位外交家竭力“使美国人相信，印度支那战争也是他們的战争。”其实他自己明明知道，美国人是用不着說服的，他們早就借法国士兵的手在进行这场战争了。此外，他們还要一切手段拖延这场战争，以便从中渔利。美国人“不讓我們从那里退出来”——列梅只好这样承认。

美国駐巴黎大使捷弗松·凱里才是左右这个局势的真正主人。他对列梅表示，高平的失陷使他不滿；而美国的外交家則用朝鮮战争即將胜利的幻想来安慰自己，并明确表示印度支那战争应该成为新战争的主要温床，答应在这方面給予军事援助。

在揭露“骯髒战争”的政治内幕的同时，小說还揭露了这场“骯髒战争”的进行方法。

小說开头就是一幕生动的場面，巧妙地揭穿了用恫吓和暴力来給外籍兵团招募士兵的政策。失业的穆罕默德·阿拉波·阿列茲基，过去参加过反希特勒德国的战争，变成了警察方面阴谋詭計的牺牲品。他們用毒打和威胁的方法，迫使他在契約上签字，把他送到印度支那去。

外籍兵团是过去的SS分子、敗类分子、附敌分子、刑事犯的避难所。

作者通过SS分子希尔沙的形象深刻地揭露了战争的法西斯性質。曾經充任希特勒軍官的希尔沙，自愿参加外籍兵团去“消灭共产党”。現在，西德新建国防軍的核心就是由这些人組成的。

他厚顏无耻地鼓吹說：“法国人要想贏得这场战争，就应该杀掉每一个不穿他們軍服的人。”

他看不起那些討厭“骯髒战争”的法国人。

但是，在外籍兵团的士兵里，象希尔沙那样頑固冷酷的杀人犯还是少数。雇佣兵一到越南，馬上就产生了恐惧和陷入絕境的預感。高平的卫戍部队虽然看不見越南人民軍，但人

民懲罰的力量使他們連一分鐘也不敢忘記自己的處境——人民軍在監視着侵略者的一舉一動，並在決定性的時刻向他們開炮。

小說清楚地指出了侵略者的無能，不僅全體人民起來反抗他們，就連越南的整個自然界也好象與他們作對似的。熱帶的酷暑，暴雨，難以通行的叢林，池沼濃厚的瘴氣，都給侵略者帶來了死亡。

朱拉夫斯基雖沒有打算描寫人民軍戰士的形象，但他仍表達了他們崇高的人道主義精神和他們為之而戰的事業的正義性，述說了人民軍真正的英雄氣概。全書充滿着解放鬥爭的熱情。

作者通過法國官兵的形象，真實地反映了軍隊里對於“骯髒戰爭”日益增長的不滿情緒。法軍的失敗情緒滋長起來，法國士兵，尤其是外籍兵團的士兵向民主越南投誠的情形隨着也日漸增多。

殖民軍的一個老軍官——高平的衛戍司令官幅爾士少校作出結論說，這場戰爭已經打輸了。幅爾士在駐印度支那的殖民軍中服務了十五年，經過這些時間，他對這個國家和人民已經了解得很清楚。他說，法國人在這場戰爭中“只會把軍隊和榮譽淹沒在血泊和泥濘里”。越南軍隊“後面有人民”，但遠征軍的背後只有“用來撤退的船隻”。

幅爾士雖然一直到最後都留在指揮崗位上，但作為一個愛國者，他認為有責任把自己對“骯髒戰爭”的意見反映給指揮部。

幅尔士的形象是非常现实的，因为从他身上反映出远征軍大部分官兵的情緒。

法国有名的資產階級記者罗伯特·希朴从印度支那回国后写道：“我恳求讀者，不要認為我在宣揚失敗情緒。我声明，我在代表我們大部分愛國官兵說話。我只是重复他們跟我說的以及我自己所認定的話：繼續进行印度支那戰爭就等于要我們全軍复沒。它已經是伤亡惨重、筋疲力尽的軍隊了。”<sup>①</sup>

朱拉夫斯基借法国愛國人士对事件的看法，在小說“紅河”里把他对法国人民能制止這場戰爭的信心告訴給讀者。这种信心的基础，在于作者深深地体会了人民进步力量所进行斗争的偉大意义。

在小說的开始及最后一章里，讀者会看到在罢工中的馬賽的威严面貌。这是整个故事发展的背景。勇敢的姑娘臥在鐵軌上，不讓軍用列車开走。碼頭工人把美国武器投进海里，拒絕給开往印度支那的輪船裝貨。“这不是碼頭，而是戰場。”——先前在殖民軍中服役的一个士兵比內說。

不久以前还穿着殖民軍制服、現在被俘获釋和从医院里出来的人，也和罢工的碼頭工人汇合到一起来了。越南戰爭促使很多法国人醒悟了，他們認識到自己无意中被卷入在骯髒的冒險里面。比內就是其中的一个。虽然比內这个形象的出場帶有插曲性質，但他会使人們更深刻地了解“骯髒戰爭”的普通參加者的思想情緒。

---

<sup>①</sup> 見1954年5月7日的“消息报”。——原注

作者通过法国科学家李費福的形象表达出和平战士的高貴品質。著名的人类学家、越南文化的研究專家和大师列納·李費福，为从事反对“骯髒战争”的斗争，献出了自己的全部力量。

法国资产阶级的—部分知识分子，不顾威胁和迫害，起来为保卫人权而斗争；李費福便是这部分知识分子的代表。在小说里，通过李費福教授的形象体现出法国人民的根深蒂固的人道主义和正义思想。但应当指出，作为和平战士的李費福的形象，没有在故事中以充分描述，这是很遗憾的。

小说中最动人的地方，是它指出了“骯髒战争”的可耻下场，指出了法国人民日益高涨的和平意志。

小说的末尾带有深刻的象征性，它描绘出人们怎样迎接一只运送重伤员的轮船归来的情景。法国人民的团结思想在这一场面里非常有力地表现出来了。码头工人和迎接的人群——李費福和比内也在里面——汇合在一起，抗议印度支那战争，拥护世界和平。

朱拉夫斯基的小说“红河”是一部独特的天才作品。

结构紧凑、刻划简练是朱拉夫斯基小说的特殊风格。作者创造了生动难忘的形象，描绘出丛林中鲜明动人的自然图画，这个大自然似乎也在帮助越南人民军进行解放战争。

朱拉夫斯基的这部乐观主义的、对和平事业充满胜利信心的小说，被列入为和平而斗争的国际进步文学的宝库是当之无愧的。

阿·彼阿脱罗夫斯卡娅

## 作者的話

本書所敘述的一切——人物、事件和情況，都是真實的。因此，和真人真事相吻合的地方並非出于偶然。書里所述的主人公及其在故事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地理上的名稱、歷史事件和每個人物的命運，也都是千真萬確的。作者並沒有任何捏造。他所寫的都取材于現實的生活。

米·朱拉夫斯基

## 第 一 章

穆罕默德·阿拉波·阿列茲基站在街道背蔭的一边，背靠着牆。他看見自己左右还有一些欧洲人、非洲人和亞洲人，也同样无精打采地在那里发呆。在街道向阳的那一面，有一个年老的黑人，象一条在中午晒太阳的壁虎一样，一动也不动地躺在那里。向胡同口望去，海湾在閃閃发光——那里是一个捕魚碼頭。远方的蔚藍色的平靜水面，好象天空一般辽阔。在高高太阳映照下，牆壁投下了短短的影子。牆后边，城市象蜂窩似的喧嚣。在燥热的空气里，无数蒼蝇发出嗡嗡的声音。胡同里又悶热，又骯髒。海上帶有鹽味的新鮮空气吹不到这里，风只是从港湾那儿送来爛魚的腥臭。

穆罕默德·阿拉波·阿列茲基抬了抬这只脚，又抬了抬那只脚，厌恶地看了看那个躺在太阳地上打着哆嗦的老黑人。

“是热病嗎？”摩洛哥人問。

黑人沒有睜开眼睛，只是搖了搖頭。

“发瘧子，”他回答說，牙齿打着哆嗦。他蹣縮着身子，好象要把太阳的热量都吸收到自己的身体里似的。他那双光脚伸到蔭凉的地方，离穆罕默德非常近，一口唾沫就能吐到那

里。

“你在这里可有什么指望呢？”摩洛哥人問道。“这里只做健壯的人的买卖。我从早晨就看着你。說老实话，我一瞧見你就噁心。”

黑人睜开眼睛，从下到上把穆罕默德打量一遍，好象是剛看見他似的。起先他看見了破軍鞋，然后看見了破爛的軍褲和沒有鈕扣的便服上衣，最后看見了棕色的臉——頭頂差不多有牆头高——被滿是油漬的帽子的帽沿遮上一层阴影。

黑人閉上了眼睛。

“是新来的嗎？”他很輕蔑地問。

“你說什么？”

“你早就到这里来了嗎？”

“这你管不着。”

黑人微微地动了一下。他双手抱着膝盖，蹣起兩腿，稍微欠起一点身子。他嘴唇鉄青，牙齿不停地打顫。

“你在哪儿住監獄来着？”他問道：“是在馬賽这儿嗎？”

穆罕默德·阿拉波·阿列茲基回头看了看，胡同口有沒有人过来。沒有一個人。只是一些白种人、黃种人和青銅臉色的人們仍旧靠牆站着。

“你怎么知道我坐过監呢？”

黑人不慌不忙地恢复了原来的姿势：伸直了腿，肩膀和后腦勺靠到牆上。他微微睜开眼睛，看了看摩洛哥人。

“我在这里已經耽了很久。象你这样的人，我看見過不少了。”